

夜市灯如昼

各地元宵节活动一览

正月十五闹花灯，大地回春又一年。

元宵节是一个祈愿团圆幸福的节日，花灯盏盏，火树银花，而今年的灯会伴着脱贫的喜讯格外欢腾。街道张灯结彩，人们要龙灯、舞狮子、扭秧歌……

良渚古城元宵灯会彰显五千年文脉。良渚文化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玉器，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根据良渚玉器设计的一盏盏特色灯笼照亮夜空下的遗址。

元宵节当天，有100户为了保护遗产核心区而外迁的“原住民”也应邀回园参观。

元宵佳节当天，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热闹非凡。正月十五的秧歌会演是每年“延安过大年”活动中最热闹的一环。

在宝塔区柳林镇火车站广场上，作为鼓手的山狼岔村第一书记白治龙把“战鼓”打得震天响。“今年的元宵节格外值得庆祝，因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白治龙说，“山狼岔村2020年全村贫困人口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就像大秧歌一样红红火火。接下来我们将发挥‘三牛’精神，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甘肃省张掖市九曲黄河灯阵灯火辉煌。365盏明灯围绕着9座大殿，构成古代占卜“九宫八卦”形制，宛如一座金光灿灿的迷宫。

张掖市甘州区文化馆副馆长金炜介绍，九曲黄河灯阵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起源于神话传说的民俗活动，在当地已沿袭千年。

过去，九曲黄河灯阵布置简单，多为架木杆、点灯笼。如今，灯光秀绚丽夺目，灯阵内还有砖雕、故事画等供人们欣赏。“今年恰逢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元宵节看灯更添幸福味。”金炜说。

元宵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白天热闹非凡，夜晚花灯亮起，夜景醉人。

街巷院落，吊脚楼檐下，处处花灯绽放。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赋予芙蓉镇上的元宵节丰富的内容，人们在这座古镇观赏流光瀑布，玩转花灯猜谜，还能欣赏综合山歌、铜铃舞、厄巴舞等土家非遗的元宵晚会。

来自附近的松柏镇花桥村村民罗寿安说：“两三年没到芙蓉镇，变化真大。吊脚楼层层叠叠，石板街两边的商铺越来越多，很多游客和我一样，拿起手机边走边拍，由衷为家乡在脱贫后的变化感到自豪。”

在西安，古老城墙上华灯璀璨。憨态可掬的城墙小武士、传世名画《五牛图》，制作成一组组绚丽的彩灯，为古城西安的年味

增加了新的色彩。

今年的西安城墙灯会主题为“年在城墙”，彩灯中贯穿盛世长安、诗画世界、欢乐童年等文化符号，并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融入文艺演出、美食文创、全民制灯、AR互动体验等多类项目，让人们通过年味、年韵、年趣、年戏体验浓郁的新年滋味。

元宵节前后，山西忻州古城内，在十几个乐师的“助阵”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渔翁拿着钓鱼竿正在跟3个海蚌仙子嬉戏。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北城街村的57岁村民宫金柱，带着自己的老搭档赵敏丽和徒弟等，给观众奉上十余场精彩的“渔翁斗海蚌”演出。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点亮金沙——彩灯光影艺术展”为元宵节增添了喜庆的艺术色彩。此次彩灯光影艺术展分为巴蜀文化、太阳崇拜、民俗风情三大板块。

本次彩灯光影艺术展在传承非遗彩灯工艺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少新元素。除了沿用节能环保的LED灯源，还首次使用忽明忽暗的呼吸灯、可随风飘动的光纤灯、具有愉悦动感持续垂落烟雾泡泡的树形灯、利用人体重力实现亮灯互动的感应踏板和星空秋千等。

据新华社电



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元”意为开始、第一，“宵”是夜，“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宵代表着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作为春节的延续和高潮，元宵节承载着人们关于新年的美好期望，是我国最具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之一，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

诗词里的元宵节

元宵之“盛”：
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

正所谓“正月十五闹元宵”，从除夕开始的新年庆祝活动，在元宵节这天到达另一个高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人们一开始只在家族内部互相拜年，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元宵节则是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这份寂静，游人、花灯、锣鼓共同编织出喜庆欢乐、流光溢彩的元宵美景。”

早在隋代，京城与地方州府庆祝元宵节便已颇具规模，薛道衡即有“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的描写。到了唐朝，节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郭利贞的“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张祜的“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描写的都是元宵喜乐之景。

到了宋朝，节日美食“元宵”开始流行起来。陈元靓《岁时广记》曾引《岁时杂记》曰：“京人以绿豆粉为料斗羹，煮糯为丸，糖为臍，谓之圆子盐豉……皆上元节食也。”可见当时已有在沸水里将元宵煮熟这种现代流行吃法。南宋词人姜夔写道，“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元宵节人潮散去之后，街道上仍然有叫卖汤圆的吆喝声。

元宵之“灯”：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赏花灯、猜灯谜、舞龙灯……元宵佳节有着许多与“灯”有关的习俗。陈连山表示，早在南朝梁陈时期，已经存在正月十五晚“燃灯”之俗，但当时还带有一些宗教性质，“到了隋唐时期，灯会逐渐发展成为万民同乐的庆祝活动。”

李商隐曾写道，“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一个“满”字，让京城的节日夜流光溢彩；苏味道有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卢照邻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情景，“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连接天河的灯光与烟火好像是星星坠落下来，靠着高大的灯像是月亮悬挂在空中。

到了宋代，柳永的“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李清照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等等，歌咏的同样都是元宵灯会盛况。

元宵之“会”：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欧阳修笔下，情侣月下约定的甜蜜情景跃然纸上。陈连山表示，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宵禁政策，但在元宵节解除宵禁，“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节日的晚上走上街头庆祝元宵。”此外，古代年轻女子不能随意外出，唯有这时能出门娱乐。值此月圆夜，青年男女借赏灯之机相会，盼望着寻到良缘美眷。

辛弃疾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仅构思精妙、语言精致，而且含蓄婉转、余味无穷。唐寅亦有诗曰，“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乡村的元宵节同样热闹非凡，灯月映照下的女子更加美丽，她们青春焕发，尽情欢笑。

有人欢喜，也有人黯然。欧阳修那首词的下阙写道，“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物是人非的惆怅，今昔对比的凄凉，月与灯交织而就的美景也由明亮化为灰暗。贺铸则在梦境中回忆昔日京城的元宵情景，“紫府东风放夜时，步莲秾李伴人归。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明灯火稀。”描写出了自己携伴走在京城笙歌彻夜的长街上的惬意心情，表达出对那段时光的无限眷恋。

据人民网 韦衍行



视频直播让“百戏杂艺”冲出雁门关

来喜的“云上”挠阁

今年73岁的郝来喜是峨口挠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小受父亲影响，五六岁开始接触挠阁，至今已有近七十年。

“挠阁”为晋北方言。“挠”，意为抬起，举高；“阁”为儿童。峨口挠阁是流传于雁门关内外的一种“百戏杂艺”，有上千年传统，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该技艺融表演、舞蹈、音乐、美术、体育于一体，被誉为“无言的戏剧、空中的舞蹈、流动的杂技、鲜活的雕塑”。

每年元宵节，都是表演挠阁的好日子。“但因为疫情，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举办成，心里空荡荡的。”郝来喜感慨道。

前不久，郝来喜的儿子郝永俊和孙子郝锦程提出直播表演挠阁的想法，郝来喜欣然接受。

“我觉得挺好的，既不会让人们遗忘，也起到了过年闹‘红火’的娱乐作用，欢欢喜喜非遗过大年。”郝来喜说。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发